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六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兼念夔 典懷勳參訂

鄭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子展鄭公孫舍之伯有鄭良霄子西鄭公孫夏子產鄭公孫僑子大叔鄭游吉二子石為印段及公孫段稱七穆皆穆公子。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僇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

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

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

本復蹟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歲星]棄其次[星紀之次]而旅[客也]於明年之次[玄枵]以害鳥帑[朱鳥]周楚惡之[襄公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罕虎]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公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同生。同母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

所儆。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印段）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

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于子蟜之卒也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
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
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公

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時襄公卒未之見

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士匄讓之

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

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

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牧牛)圉(圉馬)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也）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鬷蔑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導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
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
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石）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公子圍）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指爲墠）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納采用鴈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公孫黑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
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
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
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

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大叔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蔽也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子晳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欲自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産弗討以其強恐致亂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

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也)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主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懷孕)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
大原帝顓頊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
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
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
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

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者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昭公二年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黑之子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加木焉 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為尉氏所殺 已為蠆尾、毒害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鑄之於鼎 叔向使詒

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强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棄疾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昭公七年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

閒賜子產昔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殺伯有在襄三十年）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公孫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子孔之子）及良止（伯有之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

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曰妃）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主

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而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

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昭公十六年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小也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失諸侯鄙鄭國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蓺養護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魯大夫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

也（水爲雌火爲雄）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禳火具）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心星）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

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水神回祿
火神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
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
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

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illegible]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昭公十九年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駟偃卒子游即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

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

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昭公二十四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

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昭公二十五年）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有子朝之亂）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六采（青白赤黑玄黃）五章以奉五色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即好惡等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私造者書之於竹簡君子謂子然即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左氏條貫卷六

男官賀校字

衛莊公

左氏條貫卷七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兼念浚 典懷翰參訂

衛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

衛桓公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安重也）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二年鄭伐衛）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先是公子馮奔宋）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朝覲于王則位可定)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

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使衛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名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名洩）夷姜縊宣姜（即娶于齊者）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

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

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頑）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

衛文公

衛成公

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文公戴公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十九年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用、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僖公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

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楚人救衛不克衛侯聞楚師敗（城濮之戰）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成公弟）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夷叔武謚）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

于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衛侯

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代衛侯坐獄）士榮爲大士、（治獄官）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魯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爲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即公子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

公羊子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

衛侯鄭歸于衛

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公羊子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僖公三十一年秋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衛定公

無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成公十四年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

父焉、林父七年奔晉强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為宗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郤犫甯惠子甯殖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衎獻公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

夫人姜氏（卽定姜）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衎之母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喻文子將爲亂階）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事公子）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庾公差）曰射

為背師不射為僇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反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公母弟）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告宗廟）且告無罪定姜（公適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弔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成叔歸復命。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卽子鮮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初非樂于從君矣。余狐裘而羔袖。狐裘言美多羔袖言惡少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

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臧武仲）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襄公二十年）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十四年）（衛獻公）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襄公二十五年）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吾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襄公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母弟鱄爲復反國辭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

前出獻公
今又弑剽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甯喜也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人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

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剽）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存問）寡人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
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襄公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臣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孫林父）納我者死、（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納君）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痛愍子鮮特爲此服本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曰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又云十室之邑蓋皆通稱）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助也）大事君其命之乃

使文子為卿、文子即大叔儀公允其請　昭公二十年　衛公孟縶靈公兄狎輕也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

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齊豹之家帷于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
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
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
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
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衞既出聞衞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衞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衞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衞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
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
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
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公孫青）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齊大夫）
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皆衛大夫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佗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

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衞衞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衞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增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用周之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
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
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
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是時元未生）余使羈（孔成子子）之孫圉與史苟（史朝子）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成子）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後立為靈公）（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地名）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得壯則定）盍歸吾艾

豭、牡豕犬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犬子、犬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犬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犬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犬子則禍余、犬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哀公二年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子郢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衛出公

二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卿大夫士)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子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受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

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哀公十一年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衛大夫 其娣嬖、子朝出、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妻以女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即文子女嫁太叔疾 不改也 疾淫于外

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遺疾之弟疾出奔故立之)使室孔姞、(即文子女疾之妻)疾臣向魋、(疾奔宋為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即魋)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御而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文子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姊伯姬也）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太子）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太子良夫）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强盟之（今遂輒）遂

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守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公孫敢)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蒯聵)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聵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哀公十六年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哀公十七年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而

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卿車）兩牡、紫衣（君服）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良夫時見殺）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正卜其吉凶）其繇曰、如魚竀（赤也）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

師以歸、舍之路、哀公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哀公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褚師比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嗀嘔吐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要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

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少畜于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
公使優狡盟拳彌衞大夫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懿子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
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
譟以攻公鄄子士衞大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則易間也乃出將適
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納、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哀公

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

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子齊子鱗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左氏條貫卷七

男官賀校字